# 中国历朝美女系列─陈圆圆

明月西斜，银光遍撒。羊肠道上吴春生手握小酒瓮，脚步蹒跚的走着，斜月把他的身影映得长长的。

吴春生边啜饮、边喃喃：「……真是见鬼了！竟然连输三天……连老婆都气得回娘家…」脑子里又浮现出刘豹

的恶状：「…吴春生！再给你两天的时间…把五百两银子凑足…不然…嘿！嘿！嘿！…」

吴春生不禁打个寒颤，忖思：「…这钱庄的刘豹可不是甚么善男信女…」吴春生有点后悔：「……当初真不该

跟他借银子想翻老本……借两百、还五百……两天要还钱…唉！…吾命不保矣……」

思忖间，吴春生走到家门，站在门口犹豫半天，终于长叹一声，推门进入。当吴春生经过第二间房门时，突然

停脚，仰着头若有所思。良久，吴春生便作了决定似的喝完最后一口酒，随手抹一下嘴唇，伸手轻轻的推开房门。

吴春生蹑手蹑足来到床边，看着仰卧床上睡得正香的小女孩。这女孩年约十岁左右，稚气的容貌中透着一点艳

丽，眉弯睫翘、鼻挺腮嫩、半点朱唇，雪柔的肌肤、修长的身形，可以想象这小女孩长大后，定然是个绝色美女。

吴春生的眼光投向小女孩的胸口，只见尚在发育中微凸的胸部。「咯噜！」吴春生吞了吞口水，伸出微微颤抖

的手，摸向小女孩的胸口。吴春生手触下虽是隔着衣服，却可以感觉到小小的乳房既柔软又有弹力，不禁浮起一股

兽性的淫欲，胯下的肉棒立即挺硬起来。

「啊！…」小女孩在睡梦中，蒙觉得胸部被人揉捏着，睁眼一看，立即闪身缩在床角，既惊吓、又羞怯，嗫嚅

的说：「…姨…姨父…你要干甚么……」

吴春生略为一怔，立即露出无耻的淫笑：「…圆圆，别怕！…来！让姨父好好的疼疼你…」吴春生爬上床，接

近陈圆圆，笑里藏刀的说「…来！别躲着…」

陈圆圆顿时泪流满面，哀求着「不要…姨父…不要过来…」边说还伸手推拒着、双腿轮着乱踢。

吴春生不管陈圆圆的反抗，找到空隙便紧紧的搂住陈圆圆，把她按在床上，翻身压着，嘴里急急的说：「来！

让姨父亲一下……」话尚未落，便如雨点般的亲吻着陈圆圆。

陈圆圆奋力的扭动身体，企图挣扎摆脱姨父的魔掌。但是，陈圆圆并没因而脱身，反而因为身体的扭动、磨擦，

更激起吴春生的淫欲。

「嘶！…」陈圆圆的衣裳，被吴春生粗暴的撕裂。「唰！…」随着一片一片掉落地上的碎布，陈圆圆雪白的肌

肤渐渐显露。

「…不要…不要…」陈圆圆的叫喊声越来越沙哑，挣扎的力量也越来越弱，一股哀伤的气息笼罩着全身，让她

觉得自己仿佛也被撕成碎片散落了一地。

陈圆圆的整个阴户展现在眼前，阴道上的三角洲地带只长出一些稀疏的淡色阴毛，显然还没发育成熟，两片粉

红色的阴唇盖住阴道口，翻开就可看到粉红色的肉芽，整个阴穴都呈现粉红般的处女颜色。

吴春生的双手、双唇在陈圆圆的身上忙碌着：嘴唇亲吻、磨擦着陈圆圆的胸前、小腹、大腿……一手在陈圆圆

微凸的小乳房揉捏着，一手在陈圆圆长着稀疏嫩毛阴户上抠搔着。

陈圆圆一点快感、兴奋也没有，只是闭着眼，任由泪水源源流下。虽然她闭上双眼，但她仍清楚地感受到姨父

对她的肉体，投以饥渴的目光。对于自己全裸的身体，全部被姨父尽情饱览、抚摸，从心中升起羞耻感。脑海里萦

回的只是哀恸、惊吓、无助、怨恨、绝望……

※※※※※※※※※※※※※※※※※※※※※※※※※※※※※※※※※※※※

陈圆圆，生于明末江南。幼年父母双亡，便由姨母收养，而姨父却也因嗜赌贪杯，而家道中落。陈圆圆在十岁

那年被姨父强暴后，被姨父卖入烟花妓院中，以还赌债，从此陈圆圆便沦落风尘，过着送往迎来的神女生涯。

作为无名的「雏妓」的陈圆圆努力的学习戈腔俗调，也经常向民间老艺人请教，教曲的技师也十分怜惜，精心

地点拔她。

陈圆圆了解当时的环境，她知道在明未江南的妓院中，做不了出色的女演员也就成不了名妓，所以勾拦中人对

串戏之类是很看重的。而且陈圆圆也很想借着广泛交际的机会，结识一些名士，出籍从良，因为明未的社会，封建

土大夫生活总是追求浪漫，很多人也是征歌逐妓，迷恋声色。

陈圆圆从进入妓院中后便努力读书识字、学戏唱歌，后来也能写得一手好词，遗有【畹芬集】、【无余词】…

…等诗词，而大都是词意凄切哀怨。

陈圆圆十八岁时，在苏州登台演出戏曲，自称为「玉峰女优陈圆圆」。她演的是花且，演得是「体态轻盈，说

白娇巧。」一下子，因俏丽绝色，能歌善舞。使她成了走红的红歌妓，从此声名大噪，四海闻名。

冒疆，乃江南名土，是有名的江南四公子，他在崇祯十四年和陈圆圆初相逢，少年惆党的冒疆第一次见到陈圆

圆就为其所迷，有意将她接回从良。到了进京赴试前夕，陈圆圆便把自己完全托负给了冒疆。

道别前夕。在热烈的拥吻后，陈圆圆对冒疆说：「我是风尘女子，残花败絮，今蒙公子错爱，愿终生以报。」

说罢，陈圆圆不禁热泪盈眶。

冒疆疼惜的亲舔着陈圆圆脸庞的泪痕，温柔的说：「圆圆！快别这么说，虽然造化弄人、天妒红颜。但我对你

却是一片真心，我可对天发誓……」陈圆圆连忙用朱唇封住冒疆的嘴，不让他说下去。

冒疆紧紧的搂抱着陈圆圆，把舌头伸进她的嘴里搅拌着，两条灵活、湿软的舌头互相在交缠着。冒疆觉得从陈

圆圆丰满、柔嫩的双峰，不断传来心跳的震动与热度，让自己渐渐燃起熊熊的欲火。

虽然，陈圆圆那圆润、有弹性的乳房，冒疆己爱抚过、亲吻过很多次，但依然令他爱不释手。他们一丝不挂尽

情的在大床上翻过来、滚过去，互相抚摸、亲舔着。

陈圆圆柔软的手指，轻轻握住了冒疆的阴茎，温柔、和缓的套弄着，朱红的樱唇亲吻着他的胸膛，然后慢慢向

下移动，经过小腹。陈圆圆略微抬起红润的脸庞，瞄一下冒疆沉醉的神情，露出一点得意的笑容，便张嘴含阴茎上

的龟头，在那硬得发光的表面轻轻舐着，她的柔舌轻轻在舐，冒疆却冲动得有如火山即将爆裂。

冒疆望着陈圆圆的舌头在龟头上打转，让自己有难以形容的刺激与感动。虽然陈圆圆还没有把整根玉茎含进去，

但冒疆已经很满足，因为以她的高傲冰冷形象，居然肯如此屈就，让冒疆感到万分爱怜、疼惜之意。

陈圆圆张开小嘴，慢慢把冒疆的肉棒含进去，这种滋味实在好得到不得了，让冒疆竟然也不由自己地呻吟起来，

借着呻吟以图宣泄内心的兴奋。

陈圆圆温柔的舐着、吻着，终于完全吞没了。冒疆觉得兴奋至极，挺一挺腰，让肉棒在陈圆圆的嘴里抽动起来。

陈圆圆只是紧紧的含着、吸吮着肉棒，手只还不停的扫拂冒疆的阴囊。

刺激的程度令冒疆无法抑制，只觉得肉棒一阵趐酸就要泄了！「…圆圆我……」冒疆急急叫着，提示陈圆圆，

并企图移开肉棒。冒疆心想若不避开，陈圆圆一定会吃到射出的秽物。

可是陈圆圆不但没有避开，反而吞吐得更厉害，而且双手紧紧扣住冒疆的后臀。冒疆无法再继续忍耐，「啊…

…」一声长叫，随着肉棒一阵抖动，一股股的热流便疾射而出，贯喉而入。

「咕噜！」陈圆圆完全承受了，她继续的吮吸着，直到冒疆激动的龟头不再跳动，她才吐出肉棒，并仔细的舔

拭着。

冒疆似乎得到一生以来最大的享受与感动，有感而发的说：「……圆圆，我爱你，我永远爱你！……」

陈圆圆带着满足、幸福的微笑，让冒疆躺卧床上，用暖暖的毛巾替他擦拭着肉棒，然后像小鸟依人般的伏在冒

疆的臂弯。冒疆轻吻陈圆圆的额头，揉着她长长的秀发，表示自己的爱意与感谢之情。

陈圆圆的大腿轻轻靠着冒疆的身体磨擦着，玉手也在着冒疆的胸膛，有一下没一下轻拂着，让冒疆又按捺不住

地拥吻着她，陈圆圆也热情地和他再次四唇相接。陈圆圆的小舌在冒疆的口腔里撩弄着，冒疆也拚命的吸啜她的香

液。很快的冒疆垂垂的肉棒又再坚硬起来，而且似乎比前一次更加灼热挺拔。

陈圆圆感受到冒疆胯下的骚动，娇媚的呻吟着：「哦！你…你好坏喔……」

陈圆圆娇羞的推开了冒疆，轻轻转身。这种欲拒还迎的感觉十分要命，让冒疆更加疯狂、更加亢奋。

冒疆扑过去拥着陈圆圆，让坚硬的肉棒紧紧贴着她软绵绵的股沟，双手就揉弄着她柔软而弹力十足的乳房。冒

疆这才觉得陈圆圆的后臀早已被淫液湿透了，而且丰乳上的蒂蕾也挺硬、发烫。

冒疆轻轻地将陈圆圆的身体翻过来，一翻身便压伏在陈圆圆的身上。冒疆摆动下身，磨擦着陈圆圆柔滑的肌肤，

嘴唇却在吻她的眼、她的睫毛、她的鼻子，而双手就拨弄着她的胸脯。

陈圆圆的呼吸开始急速，随着冒疆的手开始探进她的私处，她很有节奏的在低叫，她的小舌在舐看干热的嘴唇。

当冒疆将手指探入她滑腻的阴道里，陈圆圆不禁一声轻吟，全身又是一阵颤栗。

冒疆欣赏着她欲念升华的神情，慢条斯理的撩拨着。冒疆并非有心戏弄陈圆圆，只是充满怜香惜玉之爱怜。但

这种激情的爱抚却让陈圆圆感到春情荡漾、心痒难忍，而不停的淫呓着、扭动着，还不时挺着下肢，配合着冒疆手

指的探索。

冒疆抽出手指，一股湿潮随之涌出穴口，陈圆圆顿时觉得阴道里一阵空虚，「嗯！」一声，便伸手抓着冒疆的

肉棒顶抵着洞口。冒疆似乎听见陈圆圆含混的呓语说：「…我要…我要……」

冒疆在也忍不不住了，只觉得一股淫欲直掼脑门。冒疆深呼吸一口气，然后一沉腰身，「滋！」肉棒应声而入

直捣黄龙，完全抵住了陈圆圆最深处的子宫。

「啊！」陈圆圆一声满足的淫荡声，双眉一皱、樱唇半开，双手紧紧箍着冒疆的屁股。陈圆圆似乎已经在空虚

无助的边际里找到了充实的来源，一种完全的充实感，令她又开心又满意。

冒疆只是完全送了进去，紧紧抱着陈圆圆柔软的身驱，却按兵不动，体会着硬硬的肉棒抵住了她暖暖地方的感

觉，真的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比起乱冲乱撞而发泄了的感觉，截然不同。

但是陈圆圆温润的穴里，有如咀嚼般的蠕动着，让冒疆觉得一阵阵的趐痒，不禁抽动一两下。但阴道壁上的皱

折刮搔龟头凸缘的舒爽，却让冒疆忍不住的抽动起来，而且节奏由慢渐渐加快快。

陈圆圆的阿娜腰肢在迎合、在捕捉，半开半合的小嘴在呻吟、低叫，促使冒疆的欲念升华。陈圆圆的高潮像澎

湃的浪花接二连三地汹涌而至，下身像浸泡过水一般又湿又滑。

突然，冒疆歇斯底里的仰天长啸一声，「嗤！滋！」一股股的浓精，激射而出，淋漓尽致地完全射在陈圆圆的

体内。

「喔！」陈圆圆也叫了，暖烘哄的热流有清泉源源不断。香汗淋漓的陈圆圆紧紧的拥抱着冒疆，道里还一缩一

缩的在吸吮着，似乎想完全将冒疆吸了进去。

冒疆强而有力的发射，让肉棒依然在跳动，他把陈圆圆抱得更紧，有如雨点的亲吻着她的脸颊。高潮后的陈圆

圆嘴角挂着笑意在喘气着，在回味着这份难忘的意境。

※※※※※※※※※※※※※※※※※※※※※※※※※※※※※※※※※※※※

「……圆圆，等我！等我取得功名后，我一定来接你回家……」这两个月以来，冒疆别离前的话，一直萦回脑

海，陈圆圆一直痴心地等待着心上人来接娶。

在黑暗的封建社会时代，一个如花似月的美丽女子，往往会给自己带来重重灾难，正所谓自古红颜多薄命。尤

其是灾荒之年，遭遇兵荒马乱，年轻女子的命运，就更是朝不保夕了。正当冒疆由外地赶回苏州，欲与陈圆圆结秦

晋之好的时候，却祸从天降，让他含恨终身。

当冒疆回到苏州时，陈圆圆已被一位老色狼田弘遇抢先给赎走了。这件事促使冒疆更加紧寻访另一个「失踪」

已久的红粉知己──董小宛，他深怕再重蹈覆辙。（※打个小预告：董小宛与冒疆分分合合之故事，下篇再表。）

田弘遇做过扬州把总的官，女儿又被崇祯选封为贵妃，因而官封左都督，在皇亲国戚中飞扬跋扈、不可一世。

陈圆圆虽然百般不愿，却又得不到旁人的援助，因为没人敢得罪田弘遇，只好含泪跟着田弘遇回府。

田弘遇带回陈圆圆后，为了讨主子欢心，便将陈圆圆送进皇宫，准备给皇帝聊以解忧。晋见时，陈圆圆着红霞

仙子裳，蛾眉淡扫，但身处国难当头的崇祯那有心思瞥睹倾城好颜的江南佳丽。

崇祯连看都没看一眼，只淡淡地说：「国家弄到这个地步，我那有闲情逸致？

…」便挥手下令将她送走。陈圆圆也只有抱着「明眸皓齿无人惜」的万分委屈心情回到了田府。

陈圆圆一回到田府，田弘遇喜形于色，搓着双手淫笑的说：「……嘻，皇上不知爱惜佳丽，我可不能暴殄天物

……嘻…来，来…」说着就拉着陈圆圆直奔内堂寝室。田弘遇未等站定，即猴急的先扒光自己，再伸手替陈圆圆宽

衣解带。

锦绣朱红的鸳鸯垫褥上，仰卧着陈圆圆雪白柔嫩、凹凸玲珑的娇躯；身上却压伏着瘦如干柴的糟老头──田弘

遇。

只见田弘遇的臀部急速的浮沉着，嘴里还「哼！哼！」不停的喘息着，双手更是贪婪、无所忌惮的在陈圆圆的

身上胡乱摸索着。没两三下功夫，「啊！爽！」田弘遇便在一阵胡乱抖动中泄了。

陈圆圆正觉得阴道里一阵阵趐痒，情欲也慢慢在被挑起，却感到阴户中的肉棒一阵缩胀，一股暖流随即笼罩全

身，不禁「嘤！」一声，只觉得一阵哀怨、不满，有如重石压心一般，恨恨的瞪了田弘遇一眼。

「砰！」田弘遇滑落陈圆圆的身上，重重的躺在床上，自顾气喘嘘嘘的。陈圆圆转头看着垂软的肉棒，一声轻

叹，便伸手握住，轻轻的把玩着，企图唤醒它，让它稍后可以一解自己空虚的馋思欲。

※※※※※※※※※※※※※※※※※※※※※※※※※※※※※※※※※※※※

由于陈圆圆善于唱曲，所以被编入田府家庭乐队。但她是一个爱好自由、不慕虚荣的姑娘，虽然穿的是绫罗绸

缎；住的是楼台殿阁，却又要时时应付田弘遇那种有头无尾，搞得自己老是不上不下的情挑，所以内心总是郁郁不

乐。

崇祯十六年农民起义军，先攻破潼关，转瞬之际全陕披靡，以摧枯拉朽之势，很快的就打到了北京。京中的豪

门权贵和富家巨室门，皆万分惶恐、人人自危，害怕起义军一旦攻下北京，将无以自安。

田弘遇也正为此而焦头烂额，机灵的陈圆圆便向他献计说：「你最好结交一些有实力的武将，将来也好有个依

靠。」田弘遇心想此计甚妙，随即便想到了此时正在京师的吴三桂。大学士魏藻德应田弘遇之邀，前来商议对策，

他也力主抓住实力在握的吴三桂，并建议田弘遇邀请吴三桂总兵，前来田府观乐，以借机拉上关系。

田弘遇遂书谏请吴三桂。而吴三桂早就想到田家观看歌舞，因为早已耳闻田府中有一名歌妓长得若为天人，名

叫陈圆圆。吴三桂一听到田府来请，心想正中下怀，可说是求之不得，但他又故作姿态地推辞一番，等田国丈三请

四迎，方戎服赴宴。

在宴厅席上，吴三桂直截了当地问：「听说「玉峰歌妓陈圆圆」已入贵邸，这批歌妓中是否有她呢？」话语未

落，忽然一个天姿国色的歌女手抱琵琶，姗姗走出。

吴三桂顿时目瞪口呆的看着，只见她豆蔻年华，飘然若仙；云鬓堆丛，宛如轻烟密雾；飞金巧贴、凤钗半卸、

耳坠如虹，上着白藕丝对矜薄柔裳，下穿紫俏翠纹裙，脚下露出红鸳鸯凤嘴双钩，莲步轻移，摇曳生姿。

她立在那班「珠秀舞女」之前，拨动琴弦，弹了一曲杼发自己幽怨之情的《昭君怨》。这唱曲女子正是吴三桂

期盼一睹芳容的陈圆圆。

听罢陈圆圆的唱曲，吴三桂不觉心荡神移。他请求与这个歌女相见，并对田弘遇说：「国丈！这陈圆圆真称得

上一笑倾城、再笑倾国了！」

田弘遇不知如何回答是好，魏藻德从旁悄悄地对田说：「事到如今，你何不做个顺水人情！何况再好的东西，

一旦到那玉石皆焚之时，也不可能坚闭存留的呀！

我们正愁急中无计，姑且作条美人计罢！」

田弘遇只好叫陈圆圆敬酒。陈圆圆移步到吴三桂座前，吴总兵乘机低声问道：「你在这里想来一定很快乐吧？」

陈圆圆也小声回答：「像红拂女那样的歌妓，尚且不喜欢隋朝的越国公杨素，而逃到李靖那儿去，何况像我这

样守着一个不及杨素的人！？…吴总兵，你想我会喜欢吗？有道是「绿珠哪能藏金谷，红拂何心事越公」啊！」吴

三桂听得频频点头，报以会心的微笑。

正当吴三桂作乐时，山海关边事告紧，家仆呈进邸报，上面只写了九个大字，「代州失守，周遇吉阵亡。」吴

三桂尽管万分迷恋的陈圆圆，可迫于军令，不得不怅然离座。

临行，田弘遇叹了口气向吴三桂：「我是行将就木的人了，一旦李自成打进北京，将军你看如何是好？」

吴三桂乘机开门见山的说：「国丈如肯将陈圆圆相赠，那么我对您的恩赐报答，将重于对国家的报答；也定然

保护田府定先于护国。」

田弘遇说：「吾老矣，谢世后当以持赠。」吴三桂一听立即板着脸，露出不悦的神色。田弘遇便再也不敢推托，

只好割爱了，当下即遣人将陈圆圆护送至总兵府。

※※※※※※※※※※※※※※※※※※※※※※※※※※※※※※※※※※※※

总兵府衙里家众一片忙碌，准备班师驻守山海关，而内堂书房里却传出鼓瑟琴歌，原来吴三桂迫不及待的要陈

圆圆吟唱娱情。

崇祯一连下了几道手谕，催促吴三桂星夜赴任，速回山海关驻守。而军中有明文不准随带姬妾，吴三桂本来执

意携陈圆圆同行，可是吴三桂之父吴襄担心儿子带着陈圆圆去宁远会贻误军机，力加阻挠，才把陈圆圆留在家中。

临行前吴三桂却忙里偷闲，让陈圆圆弹唱一曲，聊胜于无。

吴三桂赴山海关不久，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亲率大顺军攻入北京城，崇祯吊死在

煤山。

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后，迅猛的胜利使少数将领开始沈醉在红灯绿酒之中，昏昏然，以为自此天下太平了。

进京当日，身为大顺朝文武百官之首的「师标权将军」、「领哨刘爷」对宗敏，便占住田贵妃之父──田弘遇

的淫窟。因为刘宗敏刚进京时就向内监打听：「上苑三千，何无一国色？」内监说：「有一陈圆圆者，绝世所稀，

据说在田弘遇家。」于是入了田家欲索陈圆圆，后方得知被赠给吴三桂了，现留在吴襄府内。

刘宗敏又把吴襄抓来拷打究问，吴襄诈说陈圆圆去了宁远，因水土不服，死在宁远了。但刘宗敏不信，逼得更

紧，最后竟杀死七位优人，抄了吴襄的家，才找到了陈圆圆。

刘宗敏强索陈圆圆后，将她献给李自成。李自成听说她善歌舞，便请她表演，听得李自成拍案大乐。

陈圆圆一曲唱罢，瞥着媚眼端详这为传奇人物──闯王李自成。只见李自成武将打扮，熊腰虎背身材高大，生

得面如古铜，浓眉如卧蚕直伸入鬓，双眸大而黑炯炯有神，鼻直口方，英俊不足却威武摄人。

此时，陈圆圆自是百感交集，深深为自己有如物品一般被人任送任取，而暗自伤感，不禁娥眉深锁，形若憔悴，

想得出神，沉思不语。

李自成在哈哈大笑中走近陈圆圆，伸出蒲扇大掌，搭在陈圆圆香肩上，说道：「自今以后，你就长驻宫中，荣

华富贵、山珍海味、绫罗绸纱皆尽享用，哈！哈！

哈！…」

陈圆圆一听，不禁苦笑着，突然顿悟昨日之非。原来盘算着要脱离歌妓生涯，出籍从良，不料事皆违愿，越陷

越深。陈圆圆心想：「就算进宫又如何？荣华富贵、山珍海味、绫罗绸纱又如何？还不是有如笼中鸟，尽做男人之

玩物！」

李自成见陈圆圆低首不语，以为陈圆圆默许自己在进一步的动作，心中一喜，便伸手向陈圆圆双峰袭去。

陈圆圆正在沉思中，感觉到胸部被按揉着，立即作出职业性的反应，欲拒还迎、半推半就的应和着。陈圆圆心

中既为命薄而感慨；也因自己能人见人爱而自傲。

就这么心灵交战着，让陈圆圆又陷入淫荡的欲念中。

陈圆圆屏除心中杂思，站在距李自成三尺之外，扭腰、举手、投足，在曼妙的舞蹈间，慢慢的除去身上的衣物。

陈圆圆这种大胆的挑情作风，反使李自成一怔，一时间只是瞪着大眼，目光，身形随着陈圆圆转绕的舞步而移动，

欣赏这副令人魂销的玉琢女神。

当陈圆圆身上衣物尽除后，只见她那丰满身材，摇曳生姿，乳房高耸、小腹部平滑、双腿雪白修长，夹着一块

三角地带，耻丘隆起、绒毛乌亮，黑毛下方有条肉缝，随着她走动而微微翻动着，令人见之即欲伸手去抚弄一番。

李自成不禁欲火大兴，胯间的阳物勃然而起。李自成急速地解除衣裤，动作中两眼仍不忘紧盯着陈圆圆的下体，

一副垂涎欲滴的急色样。

陈圆圆瞧见李自成那特别粗长的阳物，不禁「呀！」一声惊赞。陈圆圆在神女生涯中见过的阳物众多，而像这

种又粗又长的倒是少见，而且见那青筋暴露之状，便可想而知它的硬度，仿佛是可以穿墙凿洞的精钢神棍，看得陈

圆圆是心神荡漾、媚态横生，穴里竟然淫液源源而流。

陈圆圆觉得穴里一阵万蚁钻动，骚痒难当，只好夹紧双腿，以奇怪的脚步走近李自成，与他面对着面，让胸部

紧贴着，然后蹲身，让双峰从胸膛顺势向下一滑，「唰！」仿佛有一股磨擦的热度，传向两人的心脏。

本来，陈圆圆蹲下来正是想含住李自成的肉棒，可是「船到江心才知难」，面对着李自成的肉棒，才觉得小嘴

跟本含不进大肉棒，只好改由舌舔，还不时以脸颊去磨擦。陈圆圆一心想着，像这种少见的大硬物，定然可使自己

欲仙欲死，享受一番前所末尝的滋味，欲火使她心烦意乱，动作亦在不知不觉中加重、加快。

李自成本来就是一介武夫，纵横沙场、驰骋战阵间，可若入无人之境；但对男女之情事，那懂得挑情抚戏！他

一向都是像奔腾战场一般，急就解欲了事。因此，李自成那受得了陈圆圆这般挑逗，只听李自成低吼一声，猿臂一

长便夹住陈圆圆的腰，单手一挥，扫落桌上的杯盘酒盏，将陈圆圆的身躯搁置桌上，站在桌缘把她的双腿分开，用

那根粗长的阳物，抵住她那淫水泛滥的阴户，用力一挺，长驱两入。

陈圆圆虽然被李自成这一连串，粗犷的行动有所惊吓，却因自己早以春心荡漾，只是娇柔无力地轻嗯一声，双

腿翘起盘住李自成的腰，以便李自成为所欲为。可是当李自成钢硬的肉棒插入之际，粗大的圈围却让陈圆圆，有穴

口被撑裂的疼痛感，「啊！」陈圆圆疼呼一声，全身一阵颤栗。

李自成并不懂得怜香惜玉，只借着淫液的滑顺，急集的抽动起来。不久，陈圆圆疼痛全消，只感受到阴道内被

大肉棒塞满的快感，一种既兴奋又充实的舒畅。陈圆圆的呼吸渐渐浓浊，呻吟呓语声也愈来愈大，身体不断地扭动

着，臀部左摇右摆的迎送着。真是个撩人的春色，任谁一见都会为之魂销。

李自成的阳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长、第二是粗、第三是龟头特大，这三个条件，都是使女人既怕又爱，一接

触即可要人命。但是李自成今天算是大开眼界，碰上了陈圆圆这个淫穴，穴口虽然窄狭，但却淫水源源，让抽动之

际一路顺畅；又虽然顺溜，阴道里却像小嘴般的收缩吸吮着。这一切感觉都让李自成感到前所未有的舒爽。

陈圆圆觉得穴里阵阵浪潮，不知道已经泄了几次，而连续的高潮快感让她有点晕眩，有点受不了。陈圆圆勉力

而为的猛然一收小腹，臀部也开始旋转，阴道也跟着一紧，将龟头团团包住，还一缩一松恍似小孩吮吸奶头。

李自成既感龟头被吮得舒服，又觉马眼周围有物在触动，竟有些神经酸麻，使得在阴户内的肉棒，有意欲泄精

的状态。李自成自知难以再忍，只好加快抽动的速度，而且每次的进入都是深抵内壁，插得陈圆圆的小腹一凸一凸

的，仿佛肉棒就要穿肚而出一般。

此时，陈圆圆似乎已进入痴迷状态，浑身颤抖，面色转白，随着一阵娇媚的吶喊，子宫里又是一阵热潮。蜂拥

而至的热度烫在肉棒周遭，「啊……」李自成发自丹田的吼叫，随着肉棒一阵胡抖乱跳，「嗤！…」一股股滚烫的

浓精便激射而出。

李自成意犹未尽的又抽动几下，然后「呼……」一声长嘘，便软伏在陈圆圆身上。

两个满身汗水的躯体紧紧贴着，只是无力的喘息着……

※※※※※※※※※※※※※※※※※※※※※※※※※※※※※※※※※※※※

就跟闯王李自成一样，大顺军内某些高部将领，这时也是沉缅在征歌挟技之中，对大顺政权迫在眉捷的危机却

毫无所觉。等到使报吴三桂还兵据山海关，并扬言兴复明室，李自成才感到刘宗敏是桶了乱子。

于是一面又责怪刘宗敏鲁莽，告诉他不可再对吴襄迫害，自己也收敛一点不敢对陈圆圆造次；一面命牛金星代

笔写了《吴襄招吴三桂书》，派唐通携招书连同李自成敕谕、万两白银、千两黄金、千匹锦缎前往山海关招降，并

欲封吴三桂为侯。

吴三桂虽不悦，但一因全家三十八口捏在人家手中，二来为自己今后前途，又不能不考虑。正当吴三桂两难之

际，投靠了清人的祖大寿以看望外甥为借口，混进关来，替多尔衮说项，怂恿外甥投降清朝。

正好吴三桂派往北京的探子回来，吴三桂问道：「我家里怎样？」

探子回禀说：「被闯将刘宗敏抄掠了！」吴三桂听后说：「这不关紧要，我回去他们会归还我的。」

又一个探子回来，吴三桂又问道：「我父亲怎样？」回禀说：「老太爷被刘宗敏抓走了」吴三桂有点沉不住气

说：「这也不关紧要，到我回去，他们也一定会放出来的，谅他们也不敢对我父如何！」

最后第三个探子回来了，吴三桂急切地问道：「夫人及陈圆圆人怎样？」探子迫不急待地回禀：「唉呀！大人

呀，大事不好，家中女眷、包括陈圆圆都被刘宗敏强占了！」

吴三桂不听则已，一闻此讯，火冒三丈，怒发冲冠，正所谓，「霸王一怒为红颜」。吴三桂拔剑怒骂道：「真

是岂有此理，一个铁匠竟强占总兵夫人，这叫我还能归顺他们吗？大丈夫不能保全自己的家室，为人所辱，我还有

何脸面再见京中父老兄弟。李自成啊李自成，我与你有不共载天之仇。我意已决，兴兵剿闯！」

吴三桂骂完，他咬破中指，立即仿效战国时代楚国申包胥哭奏廷的方式，向清统治者借兵。通过祖大秦的疏通，

他向多尔衮表示：「敝遭不达，李闯犯阙，攻破京师，先帝殉国，九庙成灰；全国臣民，痛心椎血；三桂身受国恩，

报仇雪耻，责无旁贷。怎奈京东地方狭小，兵力微弱，祗能冒昧向贵国作秦廷之泣，望殿下予以一臂助力。」

多尔衮趁此大事要胁，强迫吴三桂率部众投降，拱手让出大明锦绣江山。吴三桂此时也抱定了「且作七日秦廷

哭，不负红颜负汗青。」的想法开门揖清，沦为降清抗闯。引狼入室的吴三桂多按照多尔衮的意愿，下令全体官兵

一律发编辫、手缠白布，接受多尔衮的调遣。

清兵入关之后，吴三桂被多尔衮封为平西王，作向导前锋，誓师出征，与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相遇于一片

石（今河北临沂县北七十里）。大顺军全是一群乌合之众，由于仓促的应战，遭到严重的挫败，损兵折将，尸横遍

野，于大顺永昌元年四月廿六日败归。

李自成战败，逃回北京，下令杀了吴襄夫妇、子吴三辅及其家人三十四余口人命，还将吴襄首级悬于城楼示众。

而陈圆圆趁乱中，藏身于一个平民家庭里去，方躲过一劫。

吴三桂一路攻打下来，大顺军也一步步离开大内西撤，后来李自成自己也负伤，一直退回西安去了。吴三桂回

到北京老家，不见陈圆圆，便四出探听，后来部将才在一个小村里发现到她。

吴三桂喜出望外，找到了美人，立即下令结五彩楼，备香轿，旌旗鼓乐，亲自前往迎接，正所谓的「蜡炬迎来

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

陈圆圆的一生虽屡遭坎坷，可是风鬟雾须仍不减往日娇容。一见面，吴三桂便问陈说：「圆圆！真没想到会在

此地找到你，这不是在做梦吧！」

陈圆圆见吴三桂已降清发编辫，更是百感交集，祗淡淡地回答说：「三桂！

你已不是大明的山海关总兵！而是建洲人的平西王了！」

吴三桂原本打算继续追紧李自成，但陈圆圆实在不愿再见到，百姓们又因刀兵之祸而流离失所，遂向吴三桂说

：「李自成是英雄人物，军纪严明，秋毫不犯，有些将土只听号令，他也管教得紧。他们之所以扣留我，目的是为

了要招降你，对我也是待之以礼，所以你不必再追了！」

而吴三桂得到陈圆圆，目的已达到，所考虑的倒是如何对陈圆圆安置了，心中更是一心要一亲芳泽，当然，也

是拉着陈圆圆往寝宫里去了。陈圆圆不禁暗暗祈祷着：「但愿一切兵灾人祸，就此结束了罢！」

※※※※※※※※※※※※※※※※※※※※※※※※※※※※※※※※※※※※

寝室阁床上，吴三桂与陈圆圆已成为两条赤裸裸的肉虫互相交缠着。

在热烈的拥吻中，一股强烈的紫萝兰的花香气，直冲吴三桂的脑门。吴三桂轻轻推开陈圆圆，仔细的欣赏着她

晶莹剔透的胴体，陈圆圆羞涩的拉着床单聊备一格的遮掩着下身，虽然下体被掩蔽在半透明的薄纱床单下，两条丰

满的大腿清晰可见，就连那两片微微突起的阴唇也隐约透出。

陈圆圆的乳房高翘着，轮廓匀和而明显，两个高突的乳头四周，呈现着诱人的玫瑰色的圆形晕轮，含羞带怯的

模样更显得媚力万千。吴三桂被她这付诱人的媚态所惑，顺手在她高翘的乳房、蒂头捻弄起来。逗得陈圆圆全身一

颤一颤的，把围裹住下体的被单猛然一掀，一个腾身便把吴三桂死命的拥抱住，狂吻个不停。

陈圆圆舌尖灵活的在吴三桂嘴里不停转拨、翻弄着，逗弄得吴三桂满嘴都趐痒、焦灼而干燥。这时，吴三桂一

股无以名状的欲火油然而生，由心的深处，一直沿血管所行路线伸展着，顿时烧遍全身。

吴三桂尽量移动着下身，让高挺的阳具去寻陈圆圆的快活源洞。陈圆圆却故意扭转着臀胯，逃避似的捉弄着，

弄得吴三桂心急如焚、气喘不已。

陈圆圆伏在吴三桂的上面，见到吴三桂情欲高张的模样，凭经验知道何时该进、何时该退。陈圆圆随即用她那

紧闭不开地热烘烘的阴户，把吴三桂的阳物压倒下去，直贴在小腿上，令他的阴茎无法作怪。

吴三桂的肉棒，一蹦一翘的要寻洞入穴，怎奈受了居低临上压制，便再有力量，也是一筹莫展了。于是，吴三

桂便把搂在他细腰上的双手，逐渐下移到光滑柔嫩的肥臀，开始大肆抚摸着，并不时越过股沟，寻觅到那条小肉缝。

当吴三桂的手指接触到肉缝之际，便轻轻分开陈圆圆的微热的阴唇，在那颗软嫩小肉粒上不停捏着。不一会功

夫，那肉核便被捏得肿胀起来，同时，肉核下面小洞内也跟着有一股温热滑溜的液体流出。

吴三桂的手指便顺着滑溜之助，「滋！」探入湿滑柔腻的小洞里去。一霎时间，这窄小仅容手指插入的小洞，

便逐渐的张大松弛开来，并大量向外排泄着略带粘性的水份，陈圆圆也轻轻的呻吟着。

吴三桂把手指更往里面伸插进去，一刻不停地，极急缓有致的一进一出，并不时在她热而湿的阴户四壁上搔弄

着。只见陈圆圆两颊泛起了桃红，额头渗出了香汗，喘息加速着，并且，她的吻也越来越紧凑、越来越热狂。

陈圆圆的身体开始轻微的抖动，下部也起着颤抖，阴户内水份越来越如潮涌了。于是，吴三桂把两根手指同时

深入，更深情地在里面抽插，并忽紧忽慢地转绞着，只觉陈圆圆滑腻的阴户内，开始有了动作，继而臀部便上下挺

动起来。

陈圆圆把臀部高高的翘着，而以她那湿润润的阴户寻着吴三桂的阳物。吴三桂却以右手握住自己硕大挺硬的阳

具，用那大如桃子般的龟头，尽在她湿淋淋的大阴唇上来回磨擦着。陈圆圆便如触电般，浑身颤抖起来，更像八爪

鱼似地，紧紧地箍抱着吴三桂，嘴里还不停的娇喘着。

陈圆圆感到欲火焚身似的难再忍受，突然仰身，伸手扶着吴三桂的肉棒，对准阴户洞口，沉身一坐，只听「滋！」

的一声，一根粗大长肉棒便被吞没了。陈圆圆「喔……」一声浪叫，双手便揉上自己的双峰，而且坐伏在上面一阵

狂扭。

陈圆圆就这样像磨动的扭转着，而吴三桂也可以感觉到她的淫水，出了一次又接连一次，不但把阴毛连同阴囊

一齐浇了个淋漓尽致；底下垫着的绸缎被褥也给浇湿了一片，就像躺在水洼里一般。

吴三桂把身子支坐起来，与陈圆圆面对面地抱坐着，如此一来便可以看到，下面正在工作得十分忙碌的情形；

也可以看到她高翘的乳房，随这动作在弹跳着。吴三桂张着嘴，等乳房凑到嘴边时，便时而含一下、时而舔一下、

时而咬一下……一边又把身子往上挺动，让肉棒更加把劲冲进道。

陈圆圆也随着吴三桂每一次的挺动，迅速的把她的阴户向下方套下。而当陈圆圆一套落；吴三桂一挺动的时候，

那密合相交的部位便不停发出「噗滋！噗滋！」

的音响，同时也夹杂着陈圆圆「嗯嗯啊啊」淫荡的狂叫。

大概吴三桂每一次的挺动，都能碰触到陈圆圆的花心，所以满床满褥全都被她的淫水浸遍，而她的子宫口开始

了那种美感的吸吮，阴道内阴壁嫩肉也忽而收缩、忽而放松的蠕动着。

忽然，陈圆圆一阵急骤地抖颤，两臂便拚命把吴三桂的颈项抱住，两片火热红唇便一拥而上，吻住了吴三桂的

嘴，不停吸吮及狂咬，而阴道里更有一阵热潮，排山倒海似的涌出，把她的高潮快感推向更高的峰顶。无独有偶的，

吴三桂也在同时射出存蓄已久的浓精！

「喔……啊……」两人合唱春曲般的呼应着，同登仙境。

※※※※※※※※※※※※※※※※※※※※※※※※※※※※※※※※※※※※

清世祖一入京师，就着手建立全国性的清朝政权，也赐吴三桂白银万两、骏马三匹。吴三桂又为清兵先驱，进

攻南明所统治的西南地区，经四川、贵州而入云南，杀明朝末代皇帝永历于五华山侧的金蝉寺。

之后，吴三桂奉命镇守云南，手握重兵，强大无比，形成地方割据的局面。清廷为了笼络吴三桂，封他的元配

妻子张化为福晋，令其子吴应熊到京师供职，并以太宗第十四女和硕公主赐他为妻。

当吴三桂一进入昆明，便占据五华山大修宫殿，并将翠湖圈入禁苑之中。也占了永历故宫，该宫俗称「金殿」，

素来有「无双玉宇无双地，一半青山一半云」的美誉。

吴三桂还在大观楼附近海中造亭，取名「近华浦」；又在北郊修建别墅和花园，称作「安阜园」，也叫「野园」。

其中尽是楼阁耸峙、花木扶疏。并且将这些地方连在一起，可从野园乘辇入新府，又从新府改乘船经篆塘通往近华

浦，直入滇池游览。

而「安阜园」便是特为陈圆圆而修建的，不仅穷土木之工，凡民间名花怪石，无不强行劫掠，置之园中；珍禽

异兽，大队侵占，除了搜尽云南，还派人到江南闽、粤一带购买。

在当时的「安阜园」里，有花木千种，而且不少是花中极品。如有「神女花」

，花株类似芙容，一天内能变换数种颜色，子丑时为白色，寅卯时为绿色，辰己时为红色，申酉时为橙色，戌

亥时变为紫色；每年春天开花，花期长达数十天，然后才慢慢雕谢。

园中珍宝器玩，可说是琳琅满目，例如：有一大理石堂屏，高达六尺左右，屏上花纹画面，有些酷似山水木石，

浑然天成，很像元代名画家倪钻的手笔。据说这堂屏曾派专使前往大理石场，强迫石巨村所有石工，花了近三年的

时间，才从苍山里选出来的。单单为了打磨石面，又征用了全云南最上好的工人，受尽无数折腾，才琢磨成屏。为

此后人有诗写道：「匠工十指淋漓血，血侵石骨成丹青。」

「安阜园」中挖有观赏水池，波平如镜，清澈见底。池旁有珠廉绣幕的画楼，相传就是陈圆圆梳妆台。

此时的吴三桂，像夫差得了西施一样，拥着陈圆圆过花天酒地的生活，终日迷恋于「天边春色来天地」、「越

女如花看不足」的日子。

可是，陈圆圆却开始「梦醒繁华镜里花」，看破了红尘。因为她越来越认定现今的吴三桂，已非往昔了；她也

知道吴三桂有窃国为君的野心。而陈圆圆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兵灾战祸」。所以，尽管吴三桂有意要册封陈圆圆为

正妃，都被她拒绝了。

果然，在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吴三桂联合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三人联手，打着「反清复明」

的大旗，并自封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点燃了反清的战火。

正当吴三桂在兴头上准备大干一场时，不想却有人出来兜头给他浇了一瓢冷水。这人正是陈圆圆。陈圆圆知道

此事便借机向吴三桂道：「妾本是苏州歌妓而已，如今做了王爷的妃子。侍候大王也已有二、三十年了，已是荣华

富贵到头了。我害怕从此长奢侈华丽下去。会遭到老天的惩罚……」

吴三桂听到此处也吃了一惊，不由问道：「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

陈圆圆看了吴三桂一眼，缓缓地说：「请求王爷赐我一间净室，我愿意身披袈裟，吃素修斋，终享天年。」

这个请求可急坏了吴三桂：「我正想到起义推倒清朝，面南为帝，那时你也贵不可言，怎么你却起了如此的想

法！」

陈圆圆摇摇头道：「从古至今，多少人为了争帝称王，扰得百姓不得安宁，待到当了皇帝，又为了保住帝位费

尽心思，有何乐趣可言？」

陈圆圆略为停顿，又说道：「我幼年时，自以为容貌美丽，也曾有过非分之想。如今当了王爷次妃子，反而觉

得那想法俗不可耐了。我看，王爷多为自己着想，不如交出兵权，你我相偕隐没林下，像蠡和西施那样泛舟于五湖，

那该有多快乐？人生在世，不过区区数十年，何苦再开战端，称王称霸，争城夺地，致使百姓生灵又要遭受涂炭呢？」

吴三桂静静的听了，也觉得圆圆此说法很有些道理，可是口里却说：「这是你们妇人之见！」又想到自己现在

已是骑虎难下了，只好硬着头皮说：「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

陈圆圆听吴三桂说出这等话来，心知事情已无挽回余地，不免叹息一声，垂下泪来。第二天早晨，陈圆圆又向

吴三桂重申要求，执意要去净室。吴三桂一再的挽留，她无比伤感地说：「为时已晚矣！时光易逝，这些年来我经

历了多少苦难和折磨，我已有所顿悟了，一切看透了，你已不是当年的吴总兵，我也不是年轻时的陈圆圆了。我再

也不想回去，北国的风光也已不再使我留恋，我将留在这清冷的莲花池畔，守着青灯黄卷，了此残生……」

话还未了，夏相国进来报告：「王爷，将领土卒都已集合在校场恭听您的训示。」夕阳西下，时近黄昏，在凄

凉尖利的号角声中，吴三桂也无暇细思想，只好默许陈圆圆的要求，拖着迟缓的步伐，走向校场去。

陈圆圆也怀着莫可名状的心情立即移居宏觉寺，跟从王林禅师，正式做了尼姑，改名「寂静」，号「玉庵」，

诵经念佛，日夜不辄，再也不去理会那吴三桂。

※※※※※※※※※※※※※※※※※※※※※※※※※※※※※※※※※※※※

为了对付吴三桂，康熙皇帝亲身坐镇北京平叛。后来干脆将在京的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和吴三桂的孙子吴世霖

一起处了死刑。

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三月，吴三桂在衡州祭告天地。自称皇帝，攻元昭武，称衡州即今天的湖南衡阳市

为定天府；八月，就一命鸣呼，时年六十七岁。

吴三桂元配发妻张氏、孙子吴世及吴世翻的妻郭氏自杀，其余吴家男女老幼尽遭杀害，唯独陈圆圆得免于难。

同年秋天，常智莹把吴三桂兵败，而病死在湖南广道衡州城的消息告诉陈圆圆，陈圆圆若有所思地说：「三十

多年的冤孽债算是了结了。」陈圆圆叹了一口气又说：「经过这些年来他的所作所为，使我了解到他只不过是一个

表面逞强，心地险诈，患得患失，反复无常的小人；在我的心里，原来的吴三桂早就死了……」

又过了几年。在一个叶落箫瑟的深秋傍晚，陈圆圆正伴着青灯古佛，手持念珠，虔诚诵经的时刻，忽然传来了

一阵紧急的敲门声。常智莹急忙出去一看，原来是蔡毓荣带领清兵，前来查抄珍宝古玩。

常智莹立即转身告知陈圆圆。陈圆圆不愿被军兵认出来，更担心会有不测风云，她打发常智莹从后门逃走，然

后从容走到窗前，遥望着秋水长天，深情脉脉地自言自语说：「澄清澈底的莲花池水啊！我将永远倚傍着你……」

陈圆圆双手合十，在「祥中祥，去中去，波罗会上有殊利，一切冤家离了身，摩阿般若波罗密……」的佛语声

中，安详地跳进了池水里。【完】